



- (P01) 意大利工人抗议，反对迫害工会成员
- (P05) 菲律宾共产党评斯里兰卡人民抗争
- (P08) 瑞典共产党反对本国加入北约
- (P13) 比利时工人党主席拉乌尔·海德鲍专访
- (P27) 希共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方针  
《希腊共产党纲领的相关理论问题》连载

2022 年第 25 期

2022 年 8 月 7 日

订阅方式（三选一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mailto:irn3000@outlook.com)

## 意大利工人抗议，反对迫害工会成员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2年7月22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2/07/22/protests-break-out-in-italy-against-persecution-of-trade-unionists/>

2022年7月19日，根据皮亚琴察（Piacenza）检察官办公室的命令，8名工会成员被警方拘留，理由是组织罢工和发展工会。

之后意大利工人阶级群体开始激烈地抗议，反对国家主导的、针对工会成员的迫害。2022年7月20日，跨行业基层委员会联盟（Sindacato Intercategoriale Comitati di Base, Si Cobas）、工人权益协会（Associazione Per I Diritti Del Lavoratori,

ADL)、基层工会联盟 (Unione Sindacale di Base, USB) 等工会在全意大利各物流仓库组织了全国性罢工, 抗议当局逮捕 8 名工会成员。7 月 19 日被逮捕的人当中就有跨行业基层委员会联盟的全国协调员阿尔多·米兰尼 (Aldo Milani)。“权力归人民”(Potere al Popolo)、共产主义青年阵线 (Fronte della Gioventu Comunista, FGC)、重建共产党 (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PRC)、共产主义青年 (Giovani Comunisti, GC)、意大利共产党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 等进步政治组织都谴责了此次逮捕行动, 并参加了抗议。米兰、都灵、罗马、那不勒斯、博洛尼亚、皮亚琴察、热那亚等城市的工人都广泛地动员了起来。抗议者们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会成员。

据报道, 7 月 19 日早晨, 依据皮亚琴察检察官办公室的命令, 8 名工会成员被软禁。他们被指控在跨国物流公司仓库内组织罢工和干扰工作。早些时候, 一些工会成员和工人也因抗议物流仓库糟糕的工作条件而遭受警方镇压。

在各物流业巨头 (亚马逊、日本通运、联邦快递-TNT 等) 设在皮亚琴察的仓库和单位中, 在跨行业基层委员会联盟和基层工会联盟的领导下, 物流业工人一直在组织有活力的动员活动, 保卫自

己的岗位和劳工权利。今年 4 月，意大利的国家宪兵——卡宾枪骑兵（Carabinieri）突袭了基层工会联盟的全国总部，自称是为了搜寻武器。正是在基层工会联盟组织了若干抗议活动之后，才发生了那次突袭。那些抗议活动是为了反对用意大利的港口和机场为帝国主义战争输送武器和弹药。

针对警方 7 月 19 日的行动，跨行业基层委员会联盟回应称：“这严重侵犯了工会自由和罢工权。这次事件的发动者是一个这些年来已经以反工会措施——起诉工会、逮捕工会成员、对工会成员限制居住——而闻名的司法单位。现今，意大利企业主、全世界企业主、投机分子都在抢夺我们的工资，而物价则上升了 8%（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是 10%）——而这些人却凭借‘暴力行为’和‘敲诈’的指控，企图镇压工人反对剥削、争取工资的斗争。我们必须立即发动全面的斗争，保卫我们的购买力。”

“权力归人民”组织称：“检察官们究竟为什么要惩治这些工会成员呢？因为他们保卫了工人的权利，因为他们创造了组织工具，并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胜利了。许多常被当作奴隶使唤的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这要归功于基层工会斗争。”

共产主义青年阵线称：“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为改善自

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组织工会活动，绝不是一种犯罪。”

各工会呼吁 7 月 23 日在皮亚琴察动员群众继续开展抗议活动。

# 菲律宾共产党评斯里兰卡人民抗争

来源：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网站

日期：2022 年 7 月 10 日

作者：菲律宾共产党首席新闻官马可·瓦尔布埃纳（Marco Valbuena）

链接：<https://ndfp.org/peoples-uprising-in-sri-lanka-wont-be-the-last/>

## 这不会是斯里兰卡最后一次人民抗争

菲律宾共产党向斯里兰卡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致以声援。他们面对尖锐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危机表现为基本物资严重缺乏、物价飙升、工资骤降，导致了广泛的饥荒和苦难），发动了抵抗。

昨天（2022 年 7 月 9 日），几十万劳动群众的抗争把众人嫌恶的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赶出了总统府。这一事件又一次证明了人民有力量塑造自己国家的历史。几个月前，他们也成功地让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失去了自己的议席<sup>[1]</sup>。拉贾帕克萨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Marcoses）十分相似。人民广遭饥荒和苦难，他们却过着奢靡的生活。此外，拉贾帕克萨家族还应为 2000 年代初领导那场杀害约 4 万泰米尔人的种族屠杀战争负责。

---

<sup>[1]</sup> 此处应指今年 5 月 9 日马欣达总理迫于抗议活动的压力而辞职。但根据斯里兰卡议会官网，他目前仍保有议会席位。——译注

当然，即便政治力量正转移到统治阶级的另外一批代表手中，这个让斯里兰卡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陷入如此悲哀境地的经济政治制度现在仍然存在。斯里兰卡仍然背负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帝国主义代理组织强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重担。

斯里兰卡工人阶级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活进程，就必须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来摧毁反动国家政权，剥夺那些夺走他们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剥削者、压迫者，建立无产阶级和各民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开辟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道路。

在世界各地，几亿人民和斯里兰卡人民一样，面对着落后的、无工业的条件，这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列强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持久危机，正在用越发具有毁坏性的手段劫掠他们的土地、森林、海洋资源，利用廉价工人，倾销过剩商品，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便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工人们也正遭受着油价和物价飞升、工资过低等问题。

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正广泛地扰乱着供应链，那些搞油价投机和各种物价投机的帝国主义银行、金融商行正利用这一点牟利。人民的生计面临着高通胀、生产继续放缓、广泛失业的严重威胁，这些问题正导向又一次全球经济衰退。

斯里兰卡工人和人民的抗争也让我们注意到过去几周和几个月内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抗议行动，包括厄瓜多尔、乌拉圭、韩国、英国、比利时的群众抗议行动。这很可能不会是包括菲律宾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在内的世界千百万人民最后一次面临日益尖锐的社会经济情况。这种情况正唤起着他们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渴望。

## 瑞典共产党反对本国加入北约



来源：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团结网”（SolidNet）

日期：2022年5月20日

链接：<http://solidnet.org/article/CP-of-Sweden-We-condemn-Swedens-accession-to-NATO-and-fight-against-it/>

**我们谴责瑞典加入北约，并为反对它而斗争！**

现在，瑞典加入北约已成为正式的事情，我们正面临着新的现实：瑞典帝国主义正在寻求加入我们时代最强大、最重要的帝国主义联盟。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需要强调一些关于帝国主义和北约的

事实，这对我们如何组织反对北约的斗争非常重要：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它的特点是集中的所有权、强大的金融资本以及重要性日益增长的资本输出。

-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迫使它越过国界去寻找最能获利的投资场所；当本国境内无法找到这样的投资场所时，资本就将目光投向外国。这是资本输出的基础。

- 资本主义在所有大小国家都以相同的方式运作。这意味着，每个国家的资本都在寻求对外输出的渠道，每个国家的资本都在寻求最能获利的投资场所。当各国资本相互对抗时，世界就被瓜分了——这种瓜分既发生在各公司之间，也发生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已经被瓜分，但资本增长的需求像过去一样强大。这就产生了一种解决方法：重新瓜分世界——去抢走别人拥有的东西。这就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背景。

- 目前，北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它的目的是：在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的对抗中，加强北约成员国的资本。在反对共同敌人时，一些国家的资本可能进行合作。

- 每个国家都为每个帝国主义联盟带入了自己的利益。这意味

着，每个企图巩固自己对世界的剥削的帝国主义联盟，都承载着每个国家和每个资本的特殊利益所产生的矛盾。因此，每个帝国主义联盟都是暂时而易变的，一个国家被纳入一个联盟，并不意味着该国成为附庸或被占领，而是意味着每个国家的资本借此获得了利益。

- 至于现在瑞典与芬兰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这不是因为它们被欺骗，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政客被外国势力收买或者他们是外国势力的忠犬。他们的行动遵循的是他们自己资本的利益。由于国际矛盾日益加强，确保瑞典与芬兰资本的全球利益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对于它们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它们无法独自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必须寻求合作来实现它。

- 这意味着，不仅芬兰和瑞典的劳动人民，而且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芬兰、瑞典两国成为北约成员国，进一步加强和激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所表现出的矛盾。帝国主义战争正向我们门前逼近，瑞典资本自己靠近了战争。

基于我们唯一能够做出的这种分析，我们必须总结出用以反对北约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结论：

- 我们反对北约的斗争绝不能失去原则，它不应与其他政治势力寻求最大可能的一致，那样就意味着要接受站在本国资本或外国

资本立场上的各式各样的观点。反对北约的运动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观点的基础上：无论与哪个国家的资本联合，工人阶级都得不到好处；真正反对北约的运动必须建立在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上。

- 我们不接受中立的口号，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现实背景下，中立成了一种幻想。过去曾经出现的中立不可能再现，因为它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划下斗争界限的特殊历史时期。现在与那时已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支持中立的口号等于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和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所有国家的资本都必须不断地向国界外扩张；停止扩张并不符合各国在帝国主义体系内的地位，因此这里根本没有停止扩张的选项。这就是为什么中立口号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 我们不能在“国家主权沦丧”的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反对北约的斗争。加入北约，正是我国自己的资产阶级基于其自身利益做出的选择。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外国占领或攻击瑞典，而是瑞典资产阶级基于自己利益的行动。因此，这不是“国家主权沦丧”的问题，而是我国加入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问题。声称“国家主权沦丧”，就等于打开了将民族斗争置于社会斗争之上的大门。简而言之，就

是把民族斗争置于阶级斗争之前。

我们反对北约的斗争必须坚持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这意味着：

-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回顾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轨迹，即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被看作是次要的背景，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不是脱离于这个背景而在真空中提出的。

- 我们不能被迫接受和支持掩盖而不是揭露现实的口号，我们不能加入这样的势力。它们制造而不是消除着幻想。

- 要去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孕育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战争，诸如北约之类的联盟为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及其国家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为何不可避免地结成这些联盟。

- 要去证明：唯一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在这一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社会的驱动力不再是利润，而是建立于人类需要基础之上的合理计划。面对已成为野蛮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

我们在这些原则下集结反对北约的力量，进行反对北约的斗争。  
**瑞典共产党拒绝北约和帝国主义，谴责瑞典帝国主义借以保护其全球利益、牺牲全世界人民的一切行动！**

## 比利时工人党主席拉乌尔·海德鲍专访



来源：比利时工人党网站

日期：2022 年 1 月 2 日

链接：<https://international.ptb-pvda.be/articles/party-fighting-socialism-has-put-workers-front-and-center-interview-raoul-hedebouw>

###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党应以工人为先，以工人为中心

比利时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Belgium）即将在议会中获得 18 个席位，是欧洲左翼政党中发展最快的力量。该党新任领导人拉乌尔·海德鲍（Raoul Hedebouw）在接受《雅各宾》（Jacobin）杂志专访时，讲述了该党同志如何建设了这个具有群众吸引力的、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

1869 年，卡尔·马克思说，比利时是“与世严密隔绝的地主、资本家和神甫的舒适小天堂”<sup>[1]</sup>。2021 年，比利时工人党成为了欧盟意识形态的最大希望，而这个党的名称包含着“比利时”。上个月，自由市场周刊《经济学人》称比利时工人党是欧洲左翼最具活力的政党之一。比利时工人党在其成立的最初 40 年里，还只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小党，党员不过几百人。近 10 年来，比利时工人党发展壮大，成为了比利时政治舞台上真正的力量。今天，比利时工人党在全国选举中位居第三（有望在下届议会中赢得 18 个议席）。比利时人口比俄亥俄州人口还少，而比利时工人党在比利时拥有 2.4 万名党员。

比利时工人党的许多变化都源于 2008 年的一些大事件——2008 年既是经济危机之年，也是比利时工人党重新定位的转折点。在那一年的复兴大会（Renewal Congress）上，彼得·默滕斯（Peter Mertens）当选党主席，他宣布，有必要摒弃过去的宗派主义，并将比利时工人党的活动与比利时工人阶级的需求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当时，拉乌尔·海德鲍是比利时工人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

<sup>[1]</sup> 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致欧洲和美国工人）》（1869 年）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6/058.htm> ——译注

2014 年，两名比利时工人党党员当选为议会议员，他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建制派政客的强烈质疑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直白主张，给他带来了知名度。2019 年大选，他再度当选议员，领导着目前比利时议会中的 12 名比利时工人党成员。上个月，彼得·默滕斯宣布卸任党主席一职，比利时工人党的团结大会（Congrès de l' Unité）上周日选举拉乌尔·海德鲍为下一任党主席。

大会结束后，拉乌尔·海德鲍向《雅各宾》记者大卫·布罗德（David Broder）讲述了比利时工人党的进展，它如何抵抗了其他激进左翼政党的潮流，以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变革的观点根植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

问：近年来，比利时工人党不仅壮大了组织，还在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席位。本周末的大会上，您在不公开的演讲中，援引《经济学人》的报道称比利时是马克思思想发展最好的欧洲国家。您如何诠释这一优势，又将如何强化它？

答：我认为，正如他们所说，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健康发展既有客观基础，也有主观基础。客观因素是，自从 2008 年欧洲经济危机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金融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最关键的是，疫情危机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

健康上，最先受到损失的都是工人阶级。也因此，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左翼前进的客观基础在加速发展。

但是，一个政党如何将人们的愤怒引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这显然是一个主观的问题。2008 年的比利时工人党复兴大会上，我们一方面与过去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原则。我认为，这赋予了我们一种可能性，去搭建这个具体的替代方案。

问：您在议会上的介入发言，给您在比利时带来了知名度。而您在发言中深刻剖析党内生活，强调了其中的力量——400 多个基层组织都在准备周末的代表大会。当很多欧洲激进左翼谈论民众对政党普遍的不信任，以及解构政党的需求之时，似乎比利时工人党正在反其道而行之……

答：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左翼群体中，组织问题被过度低估了。这确实是革命思想的一个战略焦点，激发了无数的争论。仅仅发出政治话语是不够的，其内容和形式同样重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组织工人，是个复杂的问题。十年前，我们党只有 800 名非常激进的斗争者，而如今，我们已经发展到了 2.4 万名党员。基层党员在入党时的坚定程度不尽相同，我们在尊

重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为成员们设置架构。有些基础成员每年缴纳 20 欧元的党费，一年参加一到两次党内活动、示威或重大事件。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包括 3000 名成员的组织核心，这些成员每个月都参加活动，并且正在建成政治意识和斗争的组织。我们努力保持两种组织形式的优点，这两种组织形式在我们党是并行不悖的。

我不赞成唯运动主义（movementism），也不认同“我们不再需要政党”的说法。运动的特点是宽泛而统一，但是谁来做决定？这和以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一样，但是在今天，政策决定者要么是一个核心小组，要么是一个议会派系，又或者，是几个领导人聚在一起做出决定。

我相信能够真正产生集体辩论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年里，为了筹备本次代表大会，我们近 900 名代表参加了 83 个委员会。各委员会颁出了近 2000 页的报告及额外的修订文本。要知道，我们要消化所有这些内容。但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辩论。一旦我们内部讨论完毕，我们的行动就会集中而统一。

最终，这一切的重要因素就是工人阶级参与民主的进程。在一切组织中——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有强有力的挑选机制，阻碍着工人阶级真正参与民主辩论。例如，书面内容在讨论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的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喜欢书写，但是在内部讨论中，口头沟通也非常重要，更易于表达各自的观点。

所以，在筹备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我们也非常重视党员亲自口头表达的发言，这可以让工人阶级党员充分参与其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在经济、政治、工会架构中很难真正崛起，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问：您可否具体阐述一下，如何在比利时工人党的政治生活中，做到以工人为本，避免其被职业政客接管？**

答：我们有真正民主的组织机制，例如，我们党的全国委员会中规定了工人党员的指标，我们有 6 位工人议员，因为我们优先将工人候选人列入竞选名单。

所以，我们既有组织机制，也有政治话语，将各行各业的工人视为阶级斗争的动力——这些工人有的在大型私营企业工作，有的在公共企业工作，他们有铁路工人、医护工人、工程工人、公共交通工人。这并不妨碍其他阶级在反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线上的斗争。但问题是，引领这场反抗浪潮的先锋力量从何而来呢？组织是随着战略选择而形成的。尽管有些运动声称人民在总体上领导着前进，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其组织形式不再以工人阶级为基础。

当然，今天的工人阶级已经多样化了——但话说回来，工人阶级的构成一直在演变。卡尔·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工人阶级的先锋是工匠，因为大型工厂几乎不存在。当然，那时工人阶级饱受镇压，所以我们不应将过去工人组织的背景理想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新的工人阶级出现在呼叫中心、优步、户户送，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剥削形式。我们不应该哀叹左翼在这些领域的落后，相反，我们应该继续在这些地方建设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问：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看：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我们看到有些言论呼吁国家的回归，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左翼力量呼吁重建或强化福利国家。但是你直言不讳地讲社会主义，讲“维持社会运转”的工人阶级应该如何掌权。你所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加强社会民主主义，那么其内涵是什么？

答：亚当·斯密提出过著名的市场供求法则——“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能否应对当今世界的健康、社会、生态挑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清晰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对此无能为力。对资本主义的“修正”无法起到真正的作用。

福利问题，可以与帝国主义阵营和崛起的中国之间的竞争问题联系起来。部分欧洲资产阶级意识到，如果一点都不投资于基础设

施，那么他们肯定会被中国超越，所以他们总想做点什么。但是开明资产阶级的立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的。

这是一段有意思的时期，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很多人看到了新自由主义。我们要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sup>[2]</sup>等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大量财富的消亡，甚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最终，帝国主义甚至会毁灭自由市场。这也是列宁曾教给我们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定原则，抱有热情地捍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同时对知识分子和社会中其他反资本主义的群体保持接触。例如个体户，至少在比利时，疫情催生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个体户组织——他们中有理发师，有摊贩，也有咖啡店主。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组织？因为这些都遭受了疫情封锁的沉痛打击。国家支持的基本上是大企业，而小公司就破产了。今天在位的政客们明确表态，决定帮助那些存活下来的公司。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公司可以吞并其他公司。因此，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在工人阶级和苦苦挣扎的自雇者之间建立一条阶级阵线。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抵制幻想，不要认为欧盟委员会的投资能

---

<sup>[2]</sup> 《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译注

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何况，这些投资已经被削减了。这是公共资金，流向了谁的口袋很清楚。在这种公私合作中，受益的是跨国公司。

问：比利时工人党正在壮大，你谈到，要建立一条抵抗阵线，但是比利时工人党还没有在任何一个主流城市占据主导地位，从全国范围来看，比利时工人党仍然是一个反对党。你在演讲中提到比利时国内政治的危险走向，尤其是，比利时可能在 2024 年大选后，以区域为界呈现分裂态势。如果比利时工人党有意于阻止这种局势，那么你们计划怎么做？什么样的条件下，你们会考虑参加政府？

答：首先，我要回答有关国家的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经济建制派为了分裂和拉拢工人阶级而倾向于打极右牌。这是经济危机期间的典型手段，他们尤其要挑拨移民工人与非移民工人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有必要向那些不关注比利时新闻的《雅各宾》杂志读者同志们介绍一下：比利时主要分为两大区域：说弗拉芒语的弗兰德斯大区和说法语的瓦隆尼亚大区，再加上第三个大区，即布鲁塞尔。所有的传统政党都依据大区划分被归为自治政党，但比利时工人党不是，弗兰德斯、瓦隆尼亚和布鲁塞尔三个大区的同志都聚集

在我们党内。

所以，2024 年大选显然至关重要。如果民族主义极右翼在弗兰德斯大区蔓延，那么比利时就会走向分裂。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将倒退一步。不同大区的现实状况不同，超越区域差别组织起来，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全比利时、全欧洲的社会主义。

瓦隆尼亚有过工人阶级的，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弗兰德斯的早期历史是农业文明发展史。在这里，我说“早期”，是因为现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最多的大区就是弗兰德斯大区。但我们不是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意识并不总是天然地从经济基础中产生，有时我们需要先铺垫一些政治工作。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需要找一些盟友，例如工会运动。此外，像绿党这样的其他政党，对这个问题也非常看重，我们可以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以避免国家走向分裂。

我想说的第二点，可能与上述论点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就是激进左翼参与国家政府的战略问题。我们有两次参与地方政府的经验，一次是在泽尔札特省（与社会民主党联合），一次是在安特卫普的伯格浩特区（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通过这两次经验，

我们对赢得地方政府选举，并在地方层面贯彻左翼政策的能力做出了积极的评估。我们从历史上和今天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左派那里学到了很多。问题在于，在比利时，你必须搭建联盟，而联盟中包含的传统政党通常想要阻挠你想要实施的政策。

在国家层面，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战略问题就是：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力量从何而来？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议会工作了 8 年，看到了很多事情。但我在议会中从没有感受到权力的存在。权力既不在桌子底下和雕像后边，也不在政府和内阁。它实际上受制于强大的游说集团和跨国公司。

那么问题就是，当权力不在所谓的民主机构中的时候，如何夺取权力。在这方面，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有过生动的实践经验：激进左翼联盟存在于政府中，但不一定拥有权力。欧盟委员会关闭了希腊的银行系统，无论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不得不接受紧缩政策。

问：事实上，比利时工人党比欧洲其他激进左翼政党做得更好，这一事实并不值得庆祝，而是一个真正的战略问题。我们如何在欧洲创造一种替代方案，来阻止欧盟的走向？——尽管我们可能无力在 27 个欧盟国家中推广，但至少可以在几个国家做到。

答：这场战略辩论，我们的参与仍然落后。我认为，激进左翼势力之间的辩论早已存在。长期以来，我们都在内向型发展，有信心在比利时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说现在我们与一系列政党建立联系，可谓是我们党的一项突破性举措。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党派包括德国左翼党（Die Linke）、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不屈法国”党（France Insoumise）、法国共产党（French Communist Party）等等。

自从我们 2019 年以来在欧洲联合左翼（European United Left (GUE)）（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内的左翼组织）拥有一名议员以来，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对话。这显然促进了议会党派之间的讨论。但是，就统一联合的进程来说，当我们看到欧洲垄断资本集团已经联合起来，就应当意识到左派联盟的步伐远远落后了。

所以，加强对话符合我们的利益，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战略问题：如何改变力量平衡，来打破欧洲帝国主义的链条。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投票结果，甚至只看比利时工人党的得票数，都不能反映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觉悟的水平。选举结果不能说明一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们的阶级意识丧失了许多，这是欧洲

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而拉丁美洲则不同，在过去的 10 年到 15 年中，拉丁美洲的阶级意识一直在成长。在欧洲，我们已经后退了一步：一方面，这是因为，旧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与资本主义结盟，并完全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另一方面，很明显，随着共产主义阵营的削弱，柏林墙倒塌，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所以，我不想太天真。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认同感，任重而道远。找到有志于与实现这一决裂的盟友政党，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一项重要目标，因此这也是我们参与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我不得不说，我认为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不会提出这样的议题，更不用说公开为富裕阶层辩护的右翼了。

问：以我自己的国家为例，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突然跃居英国政治的前沿，但工党左派却难以强加自己的政治界线。面对媒体的攻击路线（反犹主义、斯大林主义）和自由派强加自己议程的自由主义，工党出现了明显后退。因此，尽管有所承诺，但是 2019 年选举失利后，其留下的遗产也相当有限。比利时工人党如何抵御这样的攻击？你们要怎么做，才能建立起更加坚定地站在自己政治立场上的战士的根基？

答：杰里米·科尔宾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最猛烈的攻击来自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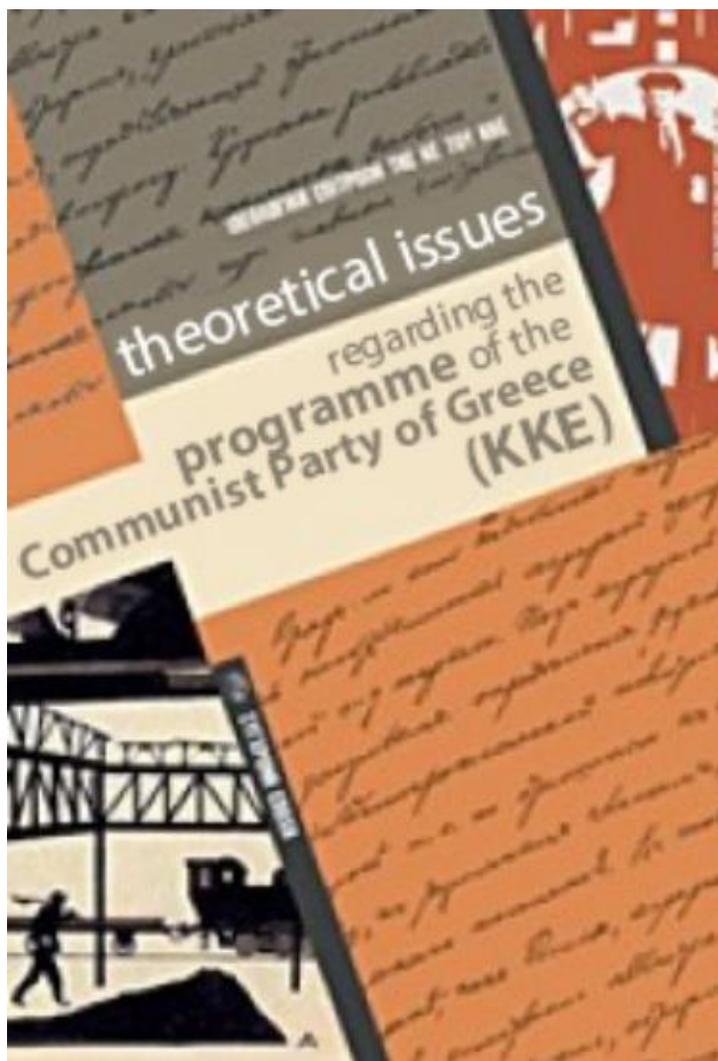
内，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党的团结。

我们的立场是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说，苏联时期有过许多错误，我们要汲取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2.0。资本主义用了 500 年才实现了自己的统治，而社会主义的历史要短得多，所以犯错误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从中汲取教训。

比利时工人党十分团结，首先就体现在领导层的团结上。21 世纪的媒体无疑激化了政治辩论，也让政治辩论更加个性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人和发言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其背后没有集体的支撑，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是。创造历史的不是伟人，而是阶级斗争。

上世纪 90 年代，比利时爆发了一场反对教育改革的斗争。在那次斗争中，我学会了怎么使用大喇叭。多亏了当年的那场斗争，才有了今天的我。阶级斗争塑造了领袖，也塑造了政党，当然，也塑造了我们。我们都是历史进程的产物，作为领袖，你必须放弃个人英雄主义。政党必须屹立不倒，团结在领袖的周围，这样政党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这也就是我所能做的。当然，重要的是时刻保持谦逊。

## 希共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方针



编者按：现行《希腊共产党纲领》通过于 2013 年 4 月希腊共产党十九大，本系列文章是对该纲领的解释。本刊正连载此系列文章，下文是第三章第四节。

来源：希腊共产党网站

链接：<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Theoretical-Issues-regarding-the-Programme-of-the-Communist-Party-of-Greece-KKE/>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希腊共产党为之斗争的社会

#### 3.4 希腊共产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方针是怎样的？

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希腊的阶级斗争历程同时也是党的历史以及希腊现状的基础上，希腊共产党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之后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详尽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具体的方针。

《希腊共产党纲领》规定了以下基本原则：“首先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在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后，新的生产方式将会基本取得主导地位。

– 在工业、能源和水资源供应、通讯、建筑、维修、公共交通、批发及零售业、进出口贸易、集中化的旅游-餐饮设施这些领域，对生产资料实行社会化。

– 对土地和资本主义农业种植实行社会化。

– 废除教育、医疗保障、文化、体育和大众传媒领域的私有制和盈利性活动。将它们完全作为社会服务组织起来。

– 将工业和最大部分的农业生产，置于社会所有制、中央计划以及工人对整个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

– 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在仍拥有少量生产资料、未被强制社会

化的行业，例如手工业、农业生产、旅游餐饮以及特定的辅助性服务业，废除异化劳动即雇佣劳动的使用。

— 通过中央计划，在生产、社会和行政服务的组织中，对劳动力、生产资料、原材料以及其他工业资料和资源加以利用。”<sup>[1]</sup>

考虑到希腊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方向——也就是说农业要转变为农-工业，希腊共产党制定了一些更加具体的方针：“建立国家生产单位，来生产和加工作为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农产品。”不拥有任何土地的耕作者将通过中央计划加入这些社会主义农牧业生产单位。土地是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措施将排除土地集中、改变土地用途以及个人或合作社农业生产者将土地商业化的可能性。”在希腊，鉴于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和土地所有权的广泛存在，为直接生产者的耕种而重新分配土地将不再是必要的。广泛的土地分散问题，可以通过加入合作社的强烈动机来解决：“加入合作社的小农，可以获得将社会化土地用作生产资料的权利。小农加入生产合作社要以自愿为基础。加入合作社的动机包括：通过集体耕作和集体收获农产品，降低生产成本；

---

<sup>[1]</sup> 《希腊共产党纲领》

<http://inter.kke.gr/en/articles/Programme-of-the-KKE/> ——原注

本节引用文字（双引号内）均出自此处，后文不再一一注明。——译注

获得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的支持，以保护农业生产免受某些自然现象的影响；……合作化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中央计划。中央计划决定了生产的规模、国家收购的价格，以及由国家组织的人民市场出售产品的价格。”

通过国家的中央机制，农产品被集中、储存、保存并提供给消费者。

正如《希腊共产党纲领》指出的样：“通过使用着机械化生产资料和集体基础设施的生产合作社，劳动将被社会化，这样就创造了它们直接融入社会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方向上，城市与乡村、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将被消除。过去在合作社工作的人将受益于他们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为了将贫穷的个体农民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合作社的措施是一种必要的妥协。

《希腊共产党纲领》指出，在不可能立即实现社会化的一些经济部门中，允许保留个体所有者，前提是他们不能利用任何异化的劳动力。

中央计划“把生产资料的生产置于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的生产决定了整个生产能力、技术装备和社会服务的发展。归根结底，它

决定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社会繁荣程度的提高。每一个具体计划都必须更加体现出中央计划的科学规律，这样，才能按比例地实现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繁荣。

中央计划的中长期目标是，全面发展劳动专业化能力，扩大劳动技术分工的交流，以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劳动时间的减少，从而消除劳动的执行与监督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科学的中央计划在工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实现，将依赖于一切技术能力和相应科学成就的运用。

中央计划的发展和社会所有制向所有部门的扩展，将逐渐使货币变得不再必要，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都不再必要。货币将不再是个人对社会劳动的贡献的证明，也不再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手段。中央银行的作用将会改变，并获得与中央计划各机构相关的一般社会核算的职能。

关于社会主义政权在国际关系中的立场，《希腊共产党纲领》中提到：

“社会主义建设与我国对欧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帝国主义联盟的参与是不相容的，与美国-北约军事基地

在我国的存在是不相容的。新政权将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寻求发展希腊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利关系，特别是与那些发展水平、具体问题和直接利益可能确保互利合作的国家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将寻求和那些客观上在抵抗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问题上有直接利益的国家和人民合作，首先是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合作。它将设法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在帝国主义‘战线’上可能造成的每一个缺口，以保卫和加强革命与社会主义。

一个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希腊，将尽其所能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堡垒。”

为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建设国家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作场所食堂、学校、休闲基础措施、福利机构——为那些因年龄（未成年或年老）或疾病（有特殊需要的人）而无法自理的人提供高水平基础设施，保护、照顾他们并保证其人格尊严。

确保公共的、免费的学前教育和十二年一贯制教育，为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一切前提条件，建立完全公共免费的医疗和福利体系。

基本的社会需求（教育、医疗福利）将完全免费，而另一部分

（住宿、能源-供水-供暖、交通、食品）将由“通过劳动获得的货币收入”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来满足。

《希腊共产党纲领》在回答如何确定“通过劳动获得的货币收入”的问题时写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是衡量个人对全部产品生产所需的社会总劳动的贡献的尺度。它将成为仍然是按劳分配的那部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尺度。

对个人贡献的评估，不会建立在“简单”还是“复杂”、“体力”还是“脑力”这样的区分的基础上。劳动时间由基于社会生产的总需求、社会服务的组织和运作而制定的计划来确定。将劳动力集中于一些地区或部门的社会生产的特殊需要应加以考虑，妇幼保健的特殊需要、残障人士以及其他人群的特殊需要，以及个人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执行的态度也应加以考虑。

《希腊共产党纲领》明确指出，随着“纯粹非技术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减少，劳动时间的减少，教育项目、休闲和文化服务的发展，对工人控制的参与”，生产单位中对待劳动的组织和执行的先锋式的共产主义态度将会发展起来。“货币激励的形式将被拒绝……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有计划发展，将不断把时间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将被用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从而使他们能

够履行有关工人政权和生产管理方面的职责，等等。人们对待直接社会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取决于建立的新型社会中作为生产力的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关系的发展。”